

孙中山与“粤海关事件”(上)

◆ 杨智友

南北之争, 剩余关税怎么分

1916年,袁世凯称帝失败暴毙后,流亡日本、随时准备发动革命的孙中山重回中国。1917年7月,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,拥清废帝溥仪复辟,这令身居上海的中山先生极为愤怒。他召集在沪陆军及国民党要人,讨论拥护共和、出师讨逆大计,决定率海军舰队南下,发起护法运动。

舰队尚未抵达广州,段祺瑞就杀得“辫帅”溃不成军,重执北京政府牛耳,为把持朝政,他拒绝恢复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和国会。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《临时约法》视若生命,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,是被迫让出政权后的底线。8月,孙中山在广州召开“非常国会”,成立与北洋军阀对峙的护法军政府,任海陆军大元帅,南北战事重开。

南京政府时期“金库仅存十洋”的财政窘况令孙中山记忆犹新,但广州政府仰西南军阀鼻息,其情形甚至比五年前的南京政府更糟,“政令不出土敏土厂”。(土敏土即水泥,孙中山设大元帅府于广东土敏土厂办公楼。笔者注)这厢帅府办公,那边生产水泥,就连3个平方米大的卫生间墙壁上,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。

如此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动摇他东山再起的意志。

彼时,中国也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。津海关加班加点,将20万华工从大沽运向生死未卜的欧洲战场。这些埋骨异乡的华工冤魂,换来了德、奥两国的赔款取消。再加上银价上涨,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,致使关余数目大大增加!

什么是“关余”呢?原来,列强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的最大理由,就是用来拨付外债和赔款。到了1917年,因为关税征收激增,所以除了偿还当年应付的债赔两款份额以外,尚有剩余,这就是所谓的“关余”。

由于“关余”不在担保债、赔范围之内,“总税务司乃于1917年以关余规元1000万两,提供北洋政府作为普通行政费用”。因为在第



■ 粤海关大楼

三任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心目中,北京政府方为正统。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异议。他认定,护法军政府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索要中国海关收入——“关余”。

翌年9月,徐世昌就任总统,标榜“偃武修文”,主张南北休战。在此和风轻拂的背景下,广州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分享“关余”这个大蛋糕的想法显得合情合理。于是,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通令安格联,表明必得此款之决心及倘若事败必究其责的严正态度。安格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是自有海关以来,总税务司第一次收到的严厉命令。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,到处都弥漫着一团和气,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。安格联迫于压力,不得不进行疏通。而北京政府面对列强的施压,被迫同意南方政府有权摊分关余,经双方博弈,军政府分得13.7%的关余。截止1920年3月为止,广州军政府先后六次收到“共规平银三百零九万五千六百零一两”。

但劲吹的和风显然没有光顾广州护法军政府,由于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连挤兑,迫使孙中山离粤赴沪。1920年3月,军政府发生分裂。见此情形,北京政府请求安格联停止给南方拨付关余,“现值彼方局势又有变动,应请贵总税务司于该(关)款提出后暂交广东税司先行保存”。公使团也借口南方政府内部分裂,权力所及仅广东一隅,不能代表西南诸省,为此停止拨付“关余”,交由总税务司暂代保管。

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

由我国当代著名杂技艺术家程海宝领衔演出的《大跳板》,惊险、紧张、扣人心弦,其中尤以“单底座六节人”为最高难度,叫绝国内外杂技舞台。调任上海马戏学校校长后,程海宝带领杂技新秀,冲刺向有国际杂坛“奥林匹克”之称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节,拔头筹,捧回了“金小丑”。可是,很少有人知道帷幔背后,杂技艺术家的练功和含辛茹苦的付出。

1.慈惠南里 16 号

陕西北路,箭也似的穿越南京西路,向北蜿蜒而去。历史,在这里留下滚滚风尘的同时,也以惊人的工匠之笔留下了许多豪宅。这条路,以前叫做西摩路,筑于1899年,距离今天有一百多年了。

推开尘封已久的岁月窗口,遥望那些豪宅,让人不由怀想起了往事。这些豪宅,披览岁月,可谓阅尽人世间的沉浮沧桑。西摩会堂,这座当年远东地区的最大犹太会堂,以及那些近代外国侨民聚居区内的太平花园、何东公馆、董家老宅、宋家老宅、荣宗敬故居、南洋公寓,等等,现在都已成了历史的过客,静静地回忆着昨天的故事,每一节、每一段,乃至每一个篇章,都写满了如著名华侨实业家、粤籍旅日经商的简照南、简玉阶兄弟,“香港船王”董浩云,国民党元老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社会名流曾经匆匆穿行于此的足迹。

白驹穿隙,时光如水银泻地,如今,历史在陕西北路拐了一个弯,继续一路前去。它在留下一批法国古典主义、新古典主义、折衷主义、伪英国文艺复兴主义等等豪宅的同时,也留下了一大片海派风格的建筑。其中最为典型的,就是“以石头为门框,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窗”的石库门建筑。靠近延安中路、陕西北路的一侧,也有这样的一群石库门建筑,它们的周边还有许多高高耸立着的现代建筑,延安路高架路由东往西地从它们的身旁穿越而过,在现代生活气息的衬托下,它们的身世似乎显得有点“寒碜”,然而,厚实的历史底板

上,却写下了一个几十年来经风、经雨而没有褪色的名字:慈惠南里。

我们的故事,就从慈惠南里说起吧。

慈惠南里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。陕西北路的弄堂口上方,依然留存有四个苍劲大字:慈惠南里。谁也没有考证过,这四个大字出自何人之手,也没有人去考证过,这条弄堂为什么取名慈惠南里。生活在慈惠南里的人们只知道,这条弄堂栉风沐雨,已经存在了七八十年。如今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物象早已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弄堂口摆着一二个小摊,以卖皮带,或者修拉链为营生。相比之下,倒是弄堂两旁那些鳞次栉比的服饰店、百货店,以及售卖各种生活物品的商店,显得要时尚得多。它们原先大多也是住宅,因为是街面房子,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破墙开店,亮出了五光十色的商店旗号。也许,就因为有了这些店铺的存在,慈惠南里的沧桑感似乎也淡化了。忽然有一天,在城区综合整治改造中,这条烟灰色的弄堂被修葺一新,弄口墙壁上的暗红色粉浆水,也像画匠泼下的写意油彩,更是抹去了不少斑斑驳驳的岁月痕迹。

走进慈惠南里,方知这条狭窄的弄堂里,其实还是别有一番景象,一大片被“老上海”们引以为傲、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石库门建筑群,饱经风霜,却依然保存得十分完好,不一样的是,这些风格简约的石库门建筑,虽然还在续写着它们的传奇故事,但原住民基本已经流失,入住其中的已经大多是后来陆续搬迁于此的外来人家了。

1950年10月30日,程海宝就出生在这里。他的父亲叫程晋荣,母亲叫叶助霞。程晋荣18岁那年,偕妻子从祖籍安徽绩溪上庄镇来到上海。慈惠南里16号,成了他们的家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程海宝已经结婚生子,迁居到了别处,但程家老屋仍在,住着他的姐姐一家。上海还有多少像慈惠南里这样的海派建筑?恐怕也很少有人去关注这样的问题了。

程晋荣、叶助霞夫妇在慈惠南里住了几十年,生育了9个孩子:老大程彩莲、老二程彩芬、老三程彩芳(女儿);老四程林沧(儿子);老五程彩仙(女儿);老六程海沧、老七程海光、老八程海宝、老九程海龙(儿子)。

10月,盘据广州的桂系军阀被粤军所败,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,重组广州军政府。为完成北伐大业,遂向公使团提出继续依前例拨付“关余”,并要求发还积欠的250万两关平银,以解燃眉,但这正当要求却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,非但不同意“将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,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”,还“南水北调”,将应当拨付给南方政府的“关余”全部划给北京政府。

孙中山获此消息,愤懑异常,决心尽快在广东建立正式之民国政府,以利于对外交涉。次年5月5日,孙就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。但新政府成立伊始,便忙于讨伐广西桂系军阀残余,准备出师北伐,接着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,广东政局趋于混乱,争拨“关余”问题暂时搁浅。

炮口洞开,列强吹响集结号

1923年2月,孙中山命滇桂联军合力击溃盘据广州的陈军,第三度入粤,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,搁置的收回关余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。

8月,孙中山敬告安格联和广东税务司“因伊等服务民国政府,至该广东税务司且隶属广东政府之下也”,但没有收到回音。

9月5日,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,通过英国驻广州领袖领事真密孙,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展开“关余”交涉。认为北洋政府以“关余”兴兵侵伐西南,实乃不平之事,强调“今日之北京,已无所谓‘中国的政府’存在”。并附公函抨击美国将“关余”尽付北京政府的动议。不久,再次照会公使团,郑重声明北洋政府在1921年3月做出的“停拨广州政府关余之命令”无效!

面对“孙大炮”接踵而至的炮弹,公使团展现出“文韬武略”。文者,外交也。武者,炮舰也。此乃列强的看家本领。美国领事率先电令吕宋舰队司令,急调6艘鱼雷艇驰援,加上英、法、日、意、葡等国16艘军舰,迅速集结黄埔。9艘军舰驶入沙面。100名法国水兵登陆,

10. 积了一世的钱

贺芳说:“房价是便宜的,现在市中心新开盘的房子房价是每平方米6万元,这个楼盘是去年年底开盘的,这套房子是剩下来的最后一套,还是去年的开盘价,每平方米5万元,总价是300万元。马啊,你已在房产市场兜了一圈,应该懂得市中心300万的新房子是宝贝中的宝贝,抢手货中的抢手货,赶快出手买,否则就被抢走了。”

劳大弓十分明白现在买房客的刚性需求特别强大,300万的钱是结棍的,但同大户型房子的六七百万元相比还是降低了一半,刚需客还是愿意挨上这一棍子的,这总比大户型这一棍子强多了。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贺芳见劳大弓动心了,高兴地说:“说干就干,明天就去看房买房。先下手为强,后下手遭殃。”劳大弓瞪着眼睛问:“钱呢?”贺芳收敛起笑容说:“卖房子的200万,你积蓄的100万,我的50万托底,350万很充足了。”劳大弓心被搅拌着,一阵又一阵撕痛,100万养老钱要化为乌有,命根子要拔掉了,身不由己地摇了摇头。

贺芳勃然变色,说:“我怎么找了你这个窝囊货?除了在书桌前写字看书练坐功之外,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不会做。这300万的便宜货给你也不要,挑你发财也不要。我感断言,不出三天,这套房子一定被抢掉。你明天给我一个答复,买还是不买?”

贺芳黑着脸给了他一个最后通牒。劳大弓还是呆着,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来。贺芳只能退一步说:“明天我带你俩中北路看房子,你就明白这300万值还是不值,你也会决定买还是不买。”

晚上,劳大弓把贺芳的300万的买房主张笼统地告诉了儿子,劳一皱了一下眉头默不做声,然后,出门去买了些熟食回来,边吃边聊着。劳一说明天他同女朋友夏天一起去苏州玩,他们请老爸一起去。劳大弓愧疚地说:“我卖了旧房,又要买新房,你们的婚房怎么办?”劳一一说:“我同夏天的婚房我们自己解决,我们不是啃老族,不会来啃老房子。你已70岁的人了,不用我们管是小辈最大福气了,反过来还要你来管我们,是忤逆了,不

驻舰官兵进入临战状态。“外舰炮衣尽脱”,战机一触即发!静谧的白鹅潭,硝烟弥漫,恶浪滔天!

在孙中山亲笔拟定的照会里,出现了“强行占领海关”六字。尽管有“不得已”的前缀,但这样措辞强硬的激进言辞,仍为辛亥革命十余年来所仅见。支撑这六个字的后盾是什么呢?一言以蔽之,就是苏联将援助国民党组织培养军队、实行经济援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,这给了孙中山前所未有的底气和决心!

在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的担忧下,粤海关开始转移海关仓库的银元,将机密文件运至炮舰保管。但洋员们对他们引以为傲的坚船利炮满怀憧憬,坚信孙大炮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。

和平对话,广州危机一朝除

南中国海风起云涌,争拨关余的交涉已发展为收回粤海关事件,考验着列强们的神经。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,“复凛于南中国民意之不可侮”,他们终于意识到武力恫吓并不总是那么有效。

美国公使舒尔曼肩负公使团使命赴粤调停。为示诚意,舒尔曼在法舰和葡舰悄然离去后,再令美国驱逐舰离开广州海域。

1924年1月4日,舒尔曼自香港抵广州。5日,舒尔曼在广州与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先行会晤,次日,他由伍部长等陪同,拜谒了孙中山,双方倾谈两个小时。

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国民党改组,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也让他颇费思量,见公使团确有调和之意,他也不愿树敌太多。尽管美国是参与示威行动中派出军舰最多的国家,但孙中山考虑到北伐大业,同意对话解决。

1924年4月的北京,参与海军示威的各国公使们达成了共识:“目前可以撤离军舰,结束示威。”4月25日,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最后一批英、美、日军舰全部撤离,列强的海军示威宣告结束。

孝了。”劳大弓听了很感动,高兴地接受了。贺芳的手机被关掉了,他没法把这变化告诉她。

第二天早上出门前劳一一要老爸带好身份证,买火车票是实名制,要出示身份证。劳大弓很久不出远门了,早就把这规定忘了,返转身从抽屉里拿出身份证交给儿子,乘上了去苏州的动车。劳大弓一摸口袋发觉手机丢在家里了,也就没有同贺芳联络了。父子俩很晚才回到家里。

第二天一早,“咚”“咚”,有人来敲门了,劳大弓睡眼惺忪地去开了门,贺芳闯了进来,气呼呼地说:“你昨天去哪儿了?家里门锁着,手机又没人接,你是否同我躲猫猫,房子去看不去看?”劳大弓告诉她变化的原因,打趣地说:“一边是儿子和女朋友,我袒护谁?不要把我轧扁头。”贺芳听了噗嗤一笑,大声说:“贫嘴,谁来听你唠叨?赶快起床去看房。”劳大弓笑着说:“去看房,去看房,你别像水浒传里的母大虫,凶得把人吃掉。”

陕中北路,申海市西北角的闹市区,车水马龙,十分繁聚。那套新房子更是光彩。两间房子朝南,厅是南北通,卫生间是淋浴室,厕所、洗手间分开的。由于设计得当,60平方米的空间都别有洞天,不感到狭小。劳大弓用赞美的目光看着贺芳,她是强势的,也是能干的,能在很短时间内大海捞针,一般捞到这套性价比高的房子是不容易的。贺芳说:“满意了,豆腐里挑不出骨头了,那就速战速交,拍板成交。”劳大弓的心突地一跳,300万啊,积了一世的血汗钱啊!

陪同的售楼小姐说:“新政策出来了,涨价的第一波是新开盘的一手房,第二波是轮到二手房。这套房子还没调价呢,大家要抢买呢,今天看房客就有三批。”

贺芳说:“我们是第一批看房客,可以在第一时间购买房子,我们有优先权。”

售楼小姐摆摆手说:“你们是不速之客,大清早没有预约就闯进来了,让你们占了先。下午还有两批预约过的买客要来看房。这个优先权给谁呢?总经理说过,这套房子是抢手货中抢手货,谁先付300万,就算谁先抢到手,优先购买权就给谁。”

老人相亲角

李俊伟

